

# 阿帕克和卓之麻扎——一个多重意义的文本

艾力江·艾沙

**关键词：**麻扎 文本 阐释

**摘要：**阿帕克和卓麻扎是由一系列不同时期的建筑组成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寝宫中埋葬着众多角色各异的历史名人；清代游记与本土传记各自对这座麻扎做出不同视角的阐释；麻扎建筑得到维修保护与展示的同时，墓主及传统信仰开始遭遇现代学者的批判。

**Key words:** Shrine Text Interpretation

**Abstract:**The Holy shrine of Afak Hoja Mazar in Kashgar, is a building complex of different era with which shared state level protection, many historical figures buried in main building — mausoleum; local residents and Qing visitors mad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from their own point of views; shrine complex were repaired in 1980, it became a tourism site, at the same time, Afak hoja and Sufism have been criticizing.

喀什噶尔（今简称喀什）是中国最西部的历史文化名城。根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统计数据（1992），喀什地区有 98 座麻扎（麻扎本意为“谒拜之地”，后指伊斯兰教圣徒之墓），约占文物保护单位总数的 1/41。在这近百座墓葬中，阿帕克和卓麻扎（即香妃墓）拥有寝宫（gumbāz）、哈尼卡（hanika）、经学院、清真寺、门阙、池塘、果园、公墓、房舍等一系列古老建筑<sup>2</sup>，长期以来被人们作为圣地来朝觐，同时又是新疆境内规模最大的伊斯兰教陵寝建筑之一，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影响和文化艺术价值，因此在拥有数百处文物古迹之中，最早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什么会在喀什噶尔郊区出现这样一座宏伟的纪念性建筑？又是具有什么样身份的人被葬在这里？这一切都与这座墓的主人——阿帕克和卓有关。

阿帕克和卓本名为“伊达耶图拉”，是中亚伊斯兰教逊尼派苏非教团纳合西班牙迪（“描绘者”）教团在喀什噶尔的哈里发（继承人），曾是叶尔羌汗国末期可汗的岳父与精神导师<sup>3</sup>。在父亲的坟墓之上建立一座高大的拱北（穹隆顶）是阿帕克和卓的建议，实际操作者是他的

① 《喀什地区文物普查资料汇编》，《新疆文物》1993 年第 3 期。麻扎为阿拉伯语 Mazar 之音译，本意为“谒拜之地”，在近现代维吾尔语中指伊斯兰教圣徒之墓（有时也泛指穆斯林公墓）。

② 麻扎的主体建筑（穹隆顶）被当地居民称为“GUMBAZ”，在维吾尔语中这个词汇通常用来指半球形的建筑。有人用中文“墓祠”来称谓麻扎的主体建筑，考虑到“墓祠”多指供奉先祖遗像之屋，认为“寝宫”一词更适合指称麻扎的主体建筑。哈尼卡（或译“罕卡”）系波斯语“KHANE-QAH”（家）的音译，为苏非派修行的场所，没有 MIHRAB（朝向麦加的神龛），通常会成为苏非长老的墓地。门阙（旧称“PESHTAK”一意为“阶梯”）是通往寝宫和哈尼卡等建筑的入口，位于水池和清真寺附近。有书称之为“ALTUN DARVAZA”（金门），谢赫后人回忆寝宫之门被称为“金门”。今从之。

③ 苏非主义是伊斯兰教的一种哲学思想，主张通过诵念而达到与真主合一，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教派，同时存在于逊尼派和什叶派之中；苏非主义同时又是一种修行方式，信仰者以圣徒的陵墓或导师的修身的哈尼卡为精神生活的中心，形成由导师和门徒构成“苏鲁克”组织（学者将其比拟为基督教的教团）。纳格什班迪教团是 14-18 世纪中亚人数最多、势力最强的一个教团，这个教团的分支在新疆和北印度也占优势地位；阿帕克和卓曾祖母玛合图木·阿杂木是纳格什班迪教团的第五任教长。阿帕克和卓在 17 世纪 60 年代收叶尔羌可汗阿布都拉汗之子尤勒巴尔斯的为门徒，汗国的最后两位可汗也都成为他的门徒。

长子——叶尔羌汗国的可汗雅赫雅<sup>4</sup>。

据《大霍加传》和《阿帕克霍加传》等本土文献记载，在公元1640年前后，阿帕克和卓的父亲穆罕默德·优素甫在门徒雅尔·穆罕默德捐赠的麦场上修建了一座哈尼卡(道堂)，1645年按照遗嘱被安葬在修行的哈尼卡旁。公元1692年，喀什噶尔的清真寺以亚赫亚的名义念诵“呼图拜”(可汗登基的象征性仪式)后，阿帕克和卓从叶尔羌到喀什噶尔谒拜父亲的坟墓时，让亚赫亚营建一座拱北。“这是一块吉祥之地，你应在此建筑一座大的宏伟的拱北，让它永世流芳”。亚赫亚用半年时间在祖父的墓上修建一座拱北，穹顶在施工中曾三次塌陷<sup>5</sup>。有关耗费的资金数额和人力、物力，传记中没有记载；两本传记都记载了麻扎在建立之初就遭遇焚烧的事件。“伊斯哈克·瓦里一伙毁了喀什噶尔，放火烧了先父麻扎尔陵园的建筑物。当时，汗霍加(即“亚赫亚”)为了同蒙古人作战去了和田，他听到陵墓被毁的消息，放下和田之事先去追赶匪徒”<sup>6</sup>。

希吉拉历1105年1月5日(公元1694-1695年间)，号称拥有三十万门徒的阿帕克和卓死于叶尔羌，亚赫亚将父亲的遗体运回喀什噶尔，安葬在祖父的身边。自此，这座墓被人们称为“阿帕克和卓麻扎”<sup>7</sup>。根据目前通行的说法，阿帕克和卓的子孙后裔(包括亚赫亚等)五代入陆续葬在这座穹隆顶下<sup>8</sup>。传记中的信息暗示，18世纪前半叶，阿帕克和卓的子孙被喀什噶尔统治者禁止埋葬于此<sup>9</sup>。

大小和卓叛乱平定之后，清代文献中出现了关于喀什噶尔“和卓坟”的记载。乾隆谕旨派兵看守喀什噶尔的和卓坟，“禁止樵采污秽。其应行修葺分例，并著官为经理，以昭国家矜恤之仁”<sup>10</sup>。1814年，清朝辅国公额色尹和卓之孙女出嫁后，亦被清朝官吏下令禁止离开麻扎，导致“孜牙墩事件”的发生。以上迹象表明，直到19世纪前半叶，阿帕克和卓的后人和谢赫家族等都被禁止离开“和卓坟”。

在希吉拉历1226年(公元1811年)，相传辅国公图尔都之妻苏黛香(门阙上的赞誉诗辞称其为“迪里夏德·哈尼姆”)晚年皈依伊斯兰教，出资增添了哈尼卡的敞廊、门阙(pāštaq)，又购置了田园土地作为麻扎的瓦克夫<sup>11</sup>。

1874年，阿古柏也对麻扎进行了维修与扩建<sup>12</sup>。“毕杜乃提阿孜率领主率、将领们去阿

④ Molla Mir Salih Kashkari: *Chingiz Name*, Kashker Uighur Nashriyati, 1985, 176-bet. 雅赫雅占领叶尔羌汗国王宫，可汗穆罕默德·伊敏被JARUB(清洁工)所杀。雅赫雅称汗，在位两年零两个月。

⑤ 《大霍加传》汉译本，第23页；《阿帕克霍加传》汉译本，第23-25页。在这两本传记中，明确指出拱北建立在穆罕默德·优素甫(号称“麻扎尔帕德夏”)坟墓之上。

⑥ 《大霍加传》汉译本，第23页。这意味着麻扎的部分建筑在1693-1695年间曾被烧毁；汗霍加是“亚赫亚”的尊称。

⑦ FORSYTH, *REPORT OF A MISSION TO YARKUND IN 1873*, CALCUTTA, FOREIGN DEPARTMENT PRESS, 1875, P256-272. 书中记载阿帕克和卓至少使十万人皈依(成为其门徒)，此墓葬的全称为“**Mazar fyzulanwer Astanae Hazrat Eshain Alishan Hazrat afak**”。

⑧ 这座麻扎的局部区域曾被称为“ASTANA”(阿斯塔那)，此词最重要的意义是指“都城”或“墓地”；有人回忆寝宫大门在中华民国时期被称为“ALTUN DĀRVAZA”，直译为“金门”，在现当代，门阙则被人们称为“金门”。“ALTUN”亦用来指称王陵，如叶尔羌汗国王陵和哈密回王陵都被称为“ALTUN”。不知“ALTUN DĀRVAZA”这种称谓是否与亚赫亚自称可汗并葬于此有关，但目前尚未发现将这座墓称作“ALTUN”的证据。按照目前通行的说法，此墓埋葬着5代72人。实际上，本人认为寝宫之内的最晚的一座墓可能是寝宫东南角的墓葬，墓上有墓主的称号“卡塔条勒”和真实姓名—穆罕默德·伊敏(或译迈买的明)，他是阿帕克和卓的第7代后人，于1869年被阿古柏秘密处死于喀什噶尔。

⑨ 《大霍加传》汉译本，第39-71页。1727年，阿帕克和卓之子哈桑客死异乡，一年后尸骨被迁运回喀什噶尔，择日在夜间悄悄下葬。

⑩ 《清高宗实录》卷609。

⑪ 20世纪90年代阿帕克和卓麻扎大清真寺的伊玛目的访谈，其内容转述手抄本《情人的花园》。相传此女为旗人，系“香妃”之嫂，曾用车轿将图尔都兄妹二人的尸骨从北京运回喀什噶尔，安葬在阿帕克和卓麻扎寝宫之内。

⑫ 1864年，柯尔克孜人司迪克统治喀什噶尔，迫于压力，让金相印(东干人--回民)邀请阿帕克和卓后裔布素鲁克到喀什噶尔执政，结果迎来了随行的浩罕国军官阿古柏。

帕克和卓麻扎陵园，以骆驼、羊、牛做了乃孜尔，开灶七天，请卡日诵念了《古兰经》。伊斯兰历一二九一年正式动工修建”<sup>13</sup>。相传阿古柏增建或扩建经学院、低清真寺、加曼清真寺等，竣工时间在伊斯兰历的1292-1293年；按照民间说法，阿古柏沿用了阿帕克和卓之子亚赫亚的行宫（ORDU）。按照阿古柏之遗嘱，尸体从库尔勒运回喀什噶尔，被葬在阿帕克和卓麻扎陵园之内。清军收复喀什噶尔后，将阿古柏之墓夷为平地。

清代的文献和游记，可能又从不同侧面或视角记录了当时的人们对麻扎以及当地文化的描述与认识。

《回疆志》卷2：家堂坟墓乃人根本，且有默佑之灵为下……喀什噶尔城东五里余，有一莹园，土人谓之吗杂尔，乃吗哈木啼敏之坟基，园内空亭一，高圆而尖，中植枯木一株，名公波斯。回人敬奉为神，礼拜必按月之牌山毕日，乃一七之前一日也。男女皆于五鼓时聚集，净体颂经拜毕。<sup>14</sup>

《回疆通志》卷7：回城东北十里，许偏东，有和卓坟。回人告祭甚虔，祭时，男女具牺牲银米于阿浑前，阿浑诵经礼拜而散。门外积放生池一区，每泛鳧雁于池中，外人不敢坏也。相传有派罕帕尔者，去汝未之西万余里默克，地方人初修祀天把斋之学。西域回人世奉其教，其孙和卓迈哈莫特玉苏普西来卓锡喀什，土人庞雅玛施此地为传教之所。和卓没，遂葬于此，回人至今祀之，遂呼为和卓坟。云和卓坟西北隅有枯杨树一株，高五丈许，下覆土筑蒙古箔，传霍集占据此地时所筑，树亦其所植，回人多语言其故。<sup>15</sup>

《西域图志》卷39：派噶木巴尔来世，先立祠堂，奉香火，名曰玛杂尔。每年两次，众人赴玛杂尔礼拜颂经，张灯于树，通宵不寐。玛杂尔有香火田亩，以供祭祀之需。<sup>16</sup>清代游人将这座麻扎比作“家堂坟墓”或“祠堂”，麻扎虽然与祠堂有一定差异，但二者在对已故亲人的缅怀方式上有一定相似之处；这种类比表明清人对西域的这种习俗非常熟悉和理解，对当地文化的解读是相当准确的。“莹园”应指围墙内部的墓地（麻扎四周的围墙一直保留到20世纪下半叶），两书明确记载本土居民将此墓葬称呼为“吗杂尔”，记录人们有每周四和一年两次来此麻扎谒拜之俗<sup>17</sup>。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文献在此都没有在“玛杂尔”前冠以“阿帕克”之称<sup>18</sup>，更没有提到“香妃墓”。直到清末，“和卓坟”才出现“香娘娘庙”之类的别称，“香妃墓”这种称谓的出现，可能晚到民国之后。

“香妃”未见于清廷正史之中，是清末野史和小说中出现的文学形象，原型与历史上的霍集占（小和卓）之妻买穆尔·阿杂木（1634-1762，辅国公图尔都之妹）相近，国内有部分学者将其等同于清史中记载的容妃<sup>19</sup>；用“香娘娘庙”一词指称现在的“香妃墓”，比“香妃”或容妃葬在河北遵化清东陵之说早得多。

⑬手抄本《阿古柏传》，第10页，罗万瀛译，宝文安校，并命名为《阿古柏入侵新疆纪略》，见《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6辑。按照阿古柏遗嘱——“安葬在阿帕克和卓麻扎”，其子从库尔勒将尸体运回喀什噶尔。

⑭[日]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下），第628-630页，凌颂纯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书中也指出了《回疆志》中有误读，“园内空亭一，高圆而尖，中植枯木一株，名公波斯”，“公波斯”系波斯语GUMBEZ或阿拉伯语QUBBAT的音译，应指（穹隆顶）空亭而非枯木，回族多译为“拱北”。

⑮和宁：《回疆通志》卷七，第190页，古迹，台湾：文海出版社，中华民国55年。如果此文中的“土筑蒙古箔”不是指哈尼卡（位于寝宫西北角），或指哈尼卡西南的房屋；“土筑蒙古箔”也可能业已消失。

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下），第630页。此处记录墓葬的主人是“迈哈莫特玉苏普”，即阿帕克和卓之父。

⑯佐口透：《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下），第630页。

⑰现在俗称的“家族墓地”不如“家堂坟墓”之说准确，它缺乏一种对空间的涵盖；并非所有的“莹园”都被土人称为“吗杂尔”，文中的“吗哈木啼敏”可能是“迈哈莫特玉苏普”之误；“牌山毕”即指周四，乃波斯语“panj xembe”（“周五”之意）之音译，中亚和西亚人把星期日当作一周的开始之日。相传每周四是天上的灵魂与凡世的亲友相会的日子，所以周四是祭祀故人的日子。

⑱此墓最初的名称可能是“穆罕默德·优素甫麻扎”，17世纪末叶被称为“阿帕克和卓麻扎”，清代早期文献称之为“和卓坟”。这座麻扎现在有两个名称——“阿帕克和卓麻扎”与“香妃墓”。

⑲在已公布或出版的清代文献和宫廷档案中，未见“香妃”一词的记载；“容妃”虽有记载，语焉不详，未载其真实名称。有人根据清宫档案考证“容妃”之名为“Batma”，多译作“帕提曼”或“法蒂玛”。

1902年的喀什噶尔大地震中，虽无资料证明寝宫在坍塌或完好无损，但瑞典人马大汗（MANNERHEIM）1906年所摄照片显示，哈尼卡与寝宫建筑与此前及后来所见之形制迥然大异<sup>20</sup>。

1946年秋季，拱顶突然塌陷，砸毁了寝宫内大部分坟墓，这种状态保持了10年；直到1956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拨款重建陵墓。鉴于此前墓葬记录或图片、照片的缺失，导致许多墓葬未能复原<sup>21</sup>。寝宫中央筑有从30-120厘米高度不等的不规则方形台地，台地底部为墓室所在区域，面积约250平方米；儿童之墓所在区域（东部）略低。台地之上现有大小不等的57个摇篮型墓葬标志，实际上可能埋葬72个人<sup>22</sup>。1957年，麻扎被宣布为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3年4月起，阿帕克和卓麻扎正式作为旅游景点，出售门票向游人开放。1985年，喀什噶尔附近的地震造成陵墓拱顶产生裂缝，1997年又重新维修。这次维修是由国家文物局的文物研究所和新疆文物局委派专家监督施工，将拱顶全部拆除，建筑材料使用钢筋、木材、混凝土和琉璃砖，整个工程用时一年半，耗资约400万元。这次维修参照了1956维修的形制——券顶弧度相同，与1946年前的券顶有一定差异。根据1997年的测量数据，寝宫底部（为四方体）长35米，宽29米，墙体高12米，厚2米，面积约1015平方米；穹隆顶距离地面26米，直径17米。

1946年寝宫塌陷之后数年，麻扎不仅失去“香火田亩”的经济基础，其存在意义又相继发生了两次根本性变化。第一次变化是在1956年，寝宫虽然得以维修，但内部却失去了原真性——墓葬数量与形制未能复原，与墓主及谢赫等人世系相关的资料消失；首次在寝宫以北——阿帕克和卓的“头上”开始出现墓葬——一些有官员身份者的墓葬，这标志着传统思想的衰微与现代性观念的出现。第二次变化是在1978年以后，尤其是在1982-1983年间，当地文物保护管理部门将寝宫以南的墓地改造成花园，将麻扎作为供游人参观的场所，传统上的“礼拜颂经”等祈祷活动与仪式消失，哈尼卡和经学院失去修行和教育等功能，与当地居民的精神生活脱离关系，麻扎从传统精神文化遗产的公共空间转变为一处现代性的文化消费与盈利场所。

阿帕克和卓一度被喻为“活着的圣人”受到膜拜，现代却成为诸多学者口诛笔伐的“历史罪人”？这座麻扎为什么能够既得到清朝乾隆皇帝的修缮，又得到侵入者阿古柏的扩建？诸多墓主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如何解读这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历史文本？

相传埋葬在寝宫之内的七十多人，除了清末以来在民间家喻户晓的“香妃”之外，既有受清庭册封的辅国公图尔都、三等台吉额色尹、镇国公喀沙（或喀申）和卓等人，也葬有从北京运送丈夫图尔都的遗体到喀什噶尔的旗人女子苏黛香，甚至还有从浩罕入侵喀什噶尔的

<sup>20</sup> 马大正主编，《百年新疆》，出版社，2000年。寝宫的底座和穹顶之间明显有一个砖砌的圆柱体衔接，方形底座的四隅没有柱形塔（邦克楼），南墙中间开设高大门阙（门阙中间有拱形门洞，顶部插有旌旗），门阙两侧各有3扇木菱花窗，穹隆顶部有宝珠（现为月牙）。如果1906年的照片上的建筑的确是阿帕克和卓麻扎，那么，寝宫应该是阿古柏仿照跛足帖木儿之墓而建。民间传说，阿古柏可能曾经从撒马尔罕请来技艺高超的工匠来指挥工程施工，照片上麻扎反映了那个时期规模和形制，但19世纪末的照片所显示的麻扎却更接近1946年前的形制。除非1902年前后几年之间麻扎曾被改建，否则难以解释马大汗的照片。

<sup>21</sup> 《香妃》一书中所附的梁寒操游历中说：“入寝门，旁空四廊，高出地面三尺，作正方形，场上有大小墓约二十余，娘之高、曾、祖、考、兄、嫂、侄辈，咸聚葬焉，盖此为旧时家族坟场，其上寝宫乃建于香娘娘葬后者”。由上述记载判断，作者曾进入寝宫内，对寝宫内的描述基本正确，如果这“二十余”不是编辑或打印上的错误，这就无法解释，因为作者前文中提到“顶耸圆穹”，又意味着没有塌陷，所以这“二十余”可能是“七十余”的误印。从1946年到1956年，阿帕克和卓麻扎没有拱顶，或说拱顶残缺，寝宫内的墓葬处于露天状态。1946年，喀什噶尔没有发生6级以上的地震。

<sup>22</sup> 台地的高低不平可能是1956年重建时的结果，与死者地位没有关系（常有游人问及墓葬高低与死者地位是否有关等问题）。按照通常的解释，墓葬标志为摇篮型，大的是男性墓，中型为女性墓，小的是儿童墓。另外，也有按照台阶数量区分性别的方法：男性墓多有两层台阶，象征匕首（必须随身佩带之物）和门槛（当家作主），女性墓多为三层台阶（象征扫帚、擀面杖与案板）。儿童不显性，没有台阶数量规定。有人认为寝宫之内没有安葬成年女子或已婚女性，这种说法也符合喀什噶尔地区传统丧葬规则。

卡塔条勒。在寝宫以南—阿帕克和卓“脚下”，又埋葬着侯赛因·赛布里等著名文人和谢赫，寝宫东西两侧各有苏非和卓、泰汗和卓与阿古柏等众多历史人物之墓；寝宫西北则（演化）为喀什噶尔最大的穆斯林公墓之一；1956年后，喀什行政公署专员（喀斯穆江·坎拜里、阿布拉司玛义、艾萨·夏克尔等）和木卡姆乐师图尔地阿洪等名人，则被安葬在寝宫北部<sup>23</sup>。

按照穆斯林的葬俗，人是死后必须面向麦加，因此位于麦加东部的中国，穆斯林死后通常被头向北—脚朝南安葬，其头部（北）的位置通常被称为上方，足部（南）的位置被称为下方。阿帕克和卓被奉为尊者，其头部直到20世纪50年代都没有葬人，所以寝宫北部原本也没有墓地。1956年，喀斯穆江·坎拜里（1910—1956）可能是葬在寝宫北部的第一人，木卡姆大师图尔地阿洪也葬于寝宫以北。此后，在阿帕克和卓麻扎北部逐渐形成了“干部墓区”。寝宫以南的墓区，相传寝宫正南部埋葬着阿帕克和卓的56个门徒。在20世纪80年代前被改建为花园，很可能是在1978年迁移了寝宫南部的墓地。

一座麻扎的寝宫内外，“聚集”着如此众多角色不同且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历史人物，在全疆乃至全国都应是独一无二的。

建筑是社会意义的一种载体，是从物质上表现特定历史时期核心观念、目标和情感的方式。阿帕克和卓麻扎的寝宫本是一座为了“流芳白世”而由“王室”所建的拱北，历经焚烧、谒拜、修葺、驻兵、重建、展示等多种境遇……哈尼卡和经学院等实践传统文化的公共空间，虽然与寝宫一道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内而得以保存，但在现代性“去神圣化”思潮下，丧失“教书育人”的功能，沦为供游客参观的“空房”；苏非教团纳合西班迪在天山南部诸城各具特色的“齐克尔”仪式（包括吟诵和舞蹈），也最终失去了实践的场所以行将消逝，而同类仪式在撒玛尔罕等地的麻扎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存留和展示……我们无法判断寝宫最初的形制是否就是现在所见的样子，寝宫内为什么会修建一座高低不平的台地，寝宫南面的墓地又安葬着何人？……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些建筑大多是经过翻修或改建的（有错位或倒置的琉璃），有的建筑消失了（如霍集占之土筑蒙古箔，苏黛香之花园，阿古柏之墓等），又产生了新的墓区、房屋或沟渠及花园。

喀什噶尔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形制各异的麻扎建筑赋予“多调”或“复线”的历史某种可视性，为“土著”和游客从色彩斑驳的琉璃瓦中阅读“马赛克”式的历史景象<sup>24</sup>。

---

<sup>23</sup>根据谢赫后人回忆，文人赛布里等四葬在寝宫东南角的塔楼之下；泰汗和卓与苏非和卓在20世纪50年代葬于寝宫东部（此处的苏非和卓并非是指阿古柏时期的谢赫，但称呼相同）。

<sup>24</sup>[英]德兰迪、[英]伊辛主编，《历史社会学手册》，李霞、李恭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84—588页。政治体制和宗教权威的频繁更迭会导致此类纪念建筑被摧毁，因为它容易被视为过去社会权威的象征。如埃及新法老砸毁旧有的神像，“三武灭佛”或儒道佛三教之争，基督徒和穆斯林毁灭异教雕像，法国革命者将教堂改造为仓库，德国在二战后在各个城市摧毁希特勒的纪念物。